

青未了 著

③ 擒龙的勇士

# 大清王朝

勃兴、崛起、辉煌、衰塌的宏伟力作  
全景展现大清王朝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清王朝：全五册 / 青未了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2  
ISBN 978-7-5702-3323-6

I. ①大…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VI. ①I247.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186680 号

大清王朝

DAQINGWANGCHAO

责任编辑：田敦国

责任校对：毛季慧

封面设计：颜森设计

责任印制：邱 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4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张：110.75

版次：2024 年 2 月第 1 版 202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45 千字

定价：258.00 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第 一 章	私下串联,拥睿派阴谋夺嗣·····	001
第 二 章	福临继位,睿亲王借势伐明·····	019
第 三 章	明朝覆亡,众大臣洋相百出·····	033
第 四 章	胡作非为,大顺军拷官助饷·····	055
第 五 章	阳奉阴违,山海关波澜不惊·····	073
第 六 章	暗度陈仓,吴三桂借力打力·····	090
第 七 章	调虎离山,李自成出兵东征·····	104
第 八 章	黑云压城,山海关风雨欲来·····	126
第 九 章	三强相争,李自成梦断关河·····	143
第 十 章	美人卧怀,豪格送来的尤物·····	162
第十一章	昙花一现,李自成匆忙登基·····	179
第十二章	招降旧部,洪承畴深夜入京·····	199
第十三章	宵衣旰食,多尔袞稳定局势·····	220
第十四章	迁都燕京,顺治帝封赏功臣·····	241
第十五章	醉生梦死,南明朝不知国恨·····	254

第十六章	挥师西北,清朝征伐李自成·····	275
第十七章	同甘共苦,豫亲王突袭西安·····	286
第十八章	国家之光,史可法以身殉道·····	301
第十九章	穷途悲歌,九宫山闯王出家·····	319
第二十章	扫平割据,大清朝一统天下·····	336
第二十一章	勇士落幕,多尔衮身死名灭·····	352

## 第一章 私下串联,拥睿派阴谋夺嗣

硕托、罗洛浑、阿达礼、瓦克达送礼亲王回府后便各自散去。

硕托没有回府。因为礼亲王府离郑亲王长子辅国公富尔敦府邸极近,硕托想快些知道大殿嗣议的结果,便去了富尔敦府打听情况。正好,富尔敦刚从宫中回来,便兴高采烈地向硕托讲了结果。

“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做大清国的皇上?”硕托脱口骂了一句。

富尔敦一听大惊失色。而硕托并不管富尔敦吃惊不吃惊,径自扭头去了——他去找阿达礼和瓦克达了。

阿达礼与瓦克达从礼王府出来则去了颖王府,硕托在那里把消息告诉了他们。阿达礼听后甚为气愤,瓦克达则十分失望。

硕托怒道:“不能就如此完事!”

瓦克达则说道:“不就如此完事,难道还有什么戏唱?”

硕托哼道:“戏都是人编的,人唱的。生米不是还没做成熟饭吗?我就不相信咱们不能重做它一锅出来!”

经他这样一鼓动,阿达礼也来了精神:“好,咱们就商量商量,一起来把这锅饭给它做出来!”

三个人找的第一个人是衍禧郡王罗洛浑。

罗洛浑听到阿达礼等讲明结果后,倒认为这是睿亲王的一招妙棋。当他知道阿达礼等人并不赞成由福临继位的意向后,大为吃惊,问道:“难道这样不好吗?”

硕托听后道：“有什么好？让一个吃奶的孩子做皇上那不叫人家笑掉大牙吗？”

罗洛浑一听这话忙道：“你怎么能如此讲话！”

“是这么一回事，就这么个讲法。”硕托停了一下又道，“原本好好的，十四叔做了，名正言顺，这下好，皇帝成了傀儡，他成了玩小人儿的，坏了自己的名声，画虎不成反类犬了——还不遗臭万年？”

罗洛浑见硕托越讲越离了谱儿，便问道：“那你们打算如何呢？”

硕托道：“推翻重来！”

罗洛浑听后大惊道：“那怎么使得呢？”

硕托道：“有什么使不得？事在人为，那小子不是还没登基吗？”

罗洛浑道：“虽没登基，可已经议定了。嗣立大事，非同儿戏，如何能随便推翻重来？”

硕托一看话不投机，便道：“找你以为是个依靠，没承想你是这也使不得，那也动不得，真令人扫兴！”

罗洛浑见硕托如此说，忙劝道：“老叔，您不要如此风风火火，冷静些，此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硕托一听越发气了，道：“谁跟你闹着玩了？我们这是提着脑袋来跟你商量的！”

罗洛浑闻言则劝道：“既然知道厉害，那就停下吧。”

硕托道：“停下？事不做成，誓不罢休！”

罗洛浑也急了，道：“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硕托道：“为了天理良心，不然心中难平！”

罗洛浑摇头表示不解，天理良心，难道睿亲王的安排就不是天理良心？你们的天理良心是什么呢？

硕托见罗洛浑如此，生气地领着阿达礼和瓦克达要走，临走前气道：“你睡你的安稳觉，我们是死是活，与你无关。”

罗洛浑是一个反应虽不甚机敏，但思想深沉的人。他越想越觉得问题的严重，因此，他追上硕托等人又道：“你们去哪里？不要再这里那里跑了，停住吧！你们也晓得事情的利害，可你们真的想过后果吗？”

硕托道：“既你图清静，还有什么好讲的？利也罢，害也罢，横竖与你无关就是了……”

罗洛浑急道：“怎么无关？即使无关，也不能看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硕托打断了罗洛浑，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说完，拉着阿达礼和瓦克达走掉了。

了得吗？嗣立已定，谩骂新君，另行谋立，不但是死罪，而且要满门抄斩的！

罗洛浑坐不住了，怎么办？

他原想去找祖父礼亲王。但他想到，事情牵涉到祖父的两个儿子、一个孙子，现在让他知道了，还不把他急死？而找了别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事了，岂不更好？因此，他想起了宁完我。

宁完我原为萨哈林府包衣，看着阿达礼长大，与他感情深厚。现在何不去找宁完我，让他劝劝阿达礼，使三人停下这危险的把戏！

可宁完我现在会在哪里呢？

罗洛浑想，宁完我已经进了京城，城中如此形势，他不可能回去。一是住在颖王府，二是住在睿王府。

于是，他先去了颖王府。

宁完我果然住在那里，但并不在府上。罗洛浑又去了睿王府找，以回复礼亲王身体状况的名义进去了。

宁完我果然在那里，与他在一起的还有范文程和刚林。

罗洛浑向睿亲王道：“祖父并无大碍，只是累了些，回府休息后觉得好多了，让侄孙前来禀报，请叔祖父放心。”

睿亲王点头回道：“知道了，回去告诉王爷，无大事不再打扰他，请他好生养上几日。”

罗洛浑又与范文程、宁完我、刚林说了一会儿话，辞别而去。

临行前他寻了个机会，悄悄对宁完我道：“有大事相商，我在府中等你。”

宁完我不知出了何事，见罗洛浑是悄悄对他讲的，便知事情不便让睿亲王等人知道。于是他寻了一个理由，出睿王府疾奔老成王府。

“出了大事。”罗洛浑一见宁完我到了，遂将事情的经过向他讲了一遍。

宁完我听罢大惊失色，思虑了片刻才道：“咱们快去找他们。”说罢，二人出

府,先去颖王府,看他回来了没有。

刚走到颖王府门,正好阿达礼回来了。

宁完我一见赶快将阿达礼拉进府内,到了大厅便劈头就道:“王爷,再不停下,就要大祸临头了!”

阿达礼一见罗洛浑领来了一个说客,十分不悦,冷笑道:“今日,你那三寸不烂之舌该轮到说我了!”

宁完我道:“王爷,臣这次与您讲话,是用心,而不是用舌!”

阿达礼听后再次冷笑道:“又是一场说项的绝妙开场白!讲下去吧!我哪里又触犯了天条……”

“王爷,现在已容不得你我再费唇舌了。王爷定要悬崖勒马,不然悔之晚矣……”宁完我已泣不成声,并且跪了下来。

阿达礼这才认真起来,忙道:“你这是从哪里说起,有话讲嘛!”

宁完我跪着继续道:“或者,现在为时已晚……可臣要讲的话不能不讲,臣要做的事不能不做。”

阿达礼又道:“起来讲话。”

宁完我道:“王爷不答应臣之所求,臣将跪死在这里。”

阿达礼道:“要答应你却难。”

宁完我一听,竟放声大哭了起来。

“我也跪下求你了!”罗洛浑一听宁完我哭了,也双膝跪地。

阿达礼一看道:“我担待不起,也跪了,谢你们。”

“王爷一定要听我等一言,停下来吧!”

这样,三个人一起跪在了大厅中央。

阿达礼也激动起来,落下了眼泪,道:“大丈夫生于世,当光明磊落,人不敢想之事敢想,人不敢做之事敢做,既知是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这样,才死而无悔,死而无憾。我已经看好了,在我面前是一片火海。可我认定了,我要赴之,蹈之,死而无悔,死而无憾。”

两人一听越发感到茫然,也越发感到悲哀了,于是同声问道:“可为了什么?值得吗?”

阿达礼道:“为了什么?为了天理良心,为了世间的正义,因而是值得的。”

宁完我道：“难道睿亲王的安排没有天理良心？王爷您的天理良心又是什么呢？”

阿达礼见问，回道：“你们可记得老汗辞世之后的事吗？”

宁完我问：“王爷指什么？”

阿达礼道：“老汗大渐之时，驾到暖鸡堡，他召了谁去？”

宁完我回道：“礼亲王和大妃。”

阿达礼问道：“讲了些什么？有何安排？”

宁完我回道：“王爷又是指什么？”

阿达礼道：“继位之事。”

宁完我回道：“并未安排。”

阿达礼听罢冷笑道：“当时是这样讲的，而时至如今，就该还其本来面貌了。”

宁完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阿达礼、硕托、瓦克达等人如此冲动，那个结竟在这里，便回道：“据我等所知，那就是其本原面貌。”

阿达礼听后又冷笑道：“好一个就是其本原面貌！秘而不宣是宫中之惯技，可谎言包不住真情。老汗把祖父、大妃召去干什么？不就是下旨把汗位传给十四爷爷吗？可结果阴差阳错，八爷爷继了位。八爷爷继位也有它的合理性，继位之后干得也好，我们不讲什么。可现如今八爷爷去了——既如此，就应该把江山还给应得之人。另一方面讲，十四爷爷这几年忠心耿耿为了朝廷，没有任何一点对不住人之处。如今，凭人品，凭本领，哪一个能够赶得上他？他做这个皇上当之无愧，且众望所归。而他做不上这个皇上，那就背了天理，背了良心！有人不赞成，那是他们自己想得到那个位置。可他不拿镜子照照，看看自己长了个啥模样？阿猫、阿狗也来坐我大清的江山吗？对他们当寸步不让！血流成河就血流成河！总之不能把江山交到这种人的手里，不能让该坐江山的人得不到自己的江山。可好，最后一个崽子得了便宜，成了大清的皇上。巧了，正赶上祖父昏倒，要把他送回府去，趁我们不在，闹出这么一个结果——可他凭了什么？我跟罗洛浑讲过了，原本睿亲王做了皇上，名正言顺，这下可好，皇帝成了傀儡，他成了玩小人儿的，坏了自己的名声，画虎不成反类犬了，还不遗臭万年！看来，十四爷爷完全忘了皇上九宫口的那次谈话，皇上还是亲口对他讲的呢。

皇上说,看一看历朝历代,那些所谓‘龙子龙孙’们,有几个是像样的?别说是人主,就是做普通百姓,他们中又有哪个是够格的?南朝皇上做到万历那份儿上,还奢谈什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什么会是这样?劣根就是那‘真龙天子’‘龙子龙孙’一说。生下来就在万人之上,就是溥天之下的共主,就是率土之滨的人王,他还学什么本事?毫不费劲儿地就坐了龙廷,既然江山被认定是他的,几十年不上朝理政,也就自然了。皇上还讲,我们这些人可从未有过‘金龙显身’,也不见一丝一毫的上苍之庇护及佑助。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全是自家的奋力有为,要一门心思地富国强兵。依了他们的恶论,我们没得‘金龙显身’,生来就不是‘真龙天子’,还奋什么力,富的哪号儿国,强的哪号儿兵,瞎折腾个什么劲儿!可我们就不相信靠了我之奋奋,却战不倒彼之昏昏!如此下去,我们也不信上苍有一天就不站到我爱新觉罗氏一边。但有一件,我爱新觉罗氏有朝一日得了江山社稷,万万不能再捡起这‘真龙天子’的破烂儿,靠什么‘龙子龙孙’的一套来蛊惑自己的子孙。皇上讲得很清楚,‘要靠力量,要靠智慧,要靠德性’,这将是我们的传国之宝。皇上还明讲,像汉献帝那样被人欺负,做人的傀儡,实际上就已经不再够格当那个皇上了。受人所骗、得人所嘲,那则是身坐龙位却弱智、无德之辈应得的报应。皇上讲,一旦我爱新觉罗氏打下了江山,如若不幸出了不肖子孙,成了汉献帝那样的可怜虫,与其坐着活受罪,还挡了人家的道,倒不如把江山送给曹孟德更好些。可现如今怎么样了?让那么一个小孩子做了皇帝,凭的是啥?还不就是袭了‘真龙天子’‘龙子龙孙’一说的劣根!让一个毛孩子当上了皇上,还不就是生下来就在万人之上,就是普天之下的共主,就是率土之滨的人王?这样,他还学什么本事?说得好听,什么‘天资聪慧,苦恋诗书,性格淳厚,已显帝王之质,必成大器’。屁!真想不明白,既然皇上有这些话,自己又完全是皇上所希望的、所要求的那个样子,那就该理直气壮坐上那个位置,而不应该找出一个阿斗来。可事与愿违,成了眼下这个样子!目今怎么办?看来,我们所要做的,除去还往事以本来面貌,还正义于人间之外,又多了一层,那就是拯救睿亲王的名声。你们想一想,我们想的,我们做的,是不是还有些道理?”

这一番话讲完,阿达礼也好,硕托也好,瓦克达也好,他们冲动的症结都被看了个一清二楚。

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超出了宁完我原来的想象,三个人依然跪着,每个人的脑中都在翻江倒海。

宁完我还想做最后的努力,道:“王爷,您错了,睿亲王辅佐的是周成王。”

阿达礼打断了宁完我的话道:“周成王?顶多是一个蠢阿斗!”

宁完我道:“辅佐一个阿斗也没什么不好。”

阿达礼道:“说好的,那是你!”

宁完我又道:“王爷,对皇上九宫口、辽河岸君道之论的真谛,臣是明白的,想睿亲王对此的认识不比臣差。那睿亲王……”

阿达礼再次打断了宁完我的话,他已经不耐烦了,站起来将手一甩道:“没工夫听你们瞎叨叨,起来干你们的正经事去好了,要是愿意继续跪着,悉听尊便。”说罢,他竟转身走了。

宁完我与罗洛浑见状,面面相觑。

两人商量了一下,想到眼下还得去惊动礼亲王。这样,他们立即奔向礼王府。

在宁完我、罗洛浑在颖王府费劲地劝说的时候,硕托与瓦克达正在与礼亲王进行艰难的对话,他们问道:“十八年前,老汗临终之时将您召到身边,到底讲了些什么?”

礼亲王见儿子和孙子问起往日之事,不知何故,便道:“我到老汗身边时,老汗已处于弥留之态,并没有讲什么。”

硕托气道:“阿玛,这事您隐瞒了十八年,现在该对儿子和孙子讲出实情了。”

礼亲王听后感到莫名其妙,怒道:“什么我隐瞒了十八年了?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硕托道:“阿玛,您隐瞒了老汗的遗嘱,可世人并不怪罪于您……”

礼亲王打断了硕托道:“什么怪罪不怪罪的?我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隐瞒了老汗的遗嘱’?老汗有什么遗嘱?你们捕风捉影,从哪里听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荒唐!”

硕托又道:“阿玛,您不要再隐瞒下去了,现如今……”

“现如今又怎么样?”礼亲王又打断他,可随后又冷静一想,今日这两个人

是怎么啦？劈头问起如此荒唐的问题，他们想干什么呢？便接续道，“现如今又怎么样？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说来我听听。”

“阿玛，外面早就盛传，当时老汗召您前去有遗旨传下，他辞世之后，由十四叔或者十五叔继承汗位。可后来发生了变故，继承汗位的成了八叔。在当时，这也不为一个稳定大金江山的解决之法。平心而论，八叔继位之后干得很好，因此，大家也就认了，不再讲什么。可现在八叔去世了，既如此，就应该把江山还给应得之人。另一方面讲，十四叔辅佐八叔，忠心赤胆，成就卓著，有目共睹。目今，皇座空虚，凭人品，凭本领，有没有哪一个能够赶上十四叔的？故此，十四叔做这个皇上当之无愧，且众望所归。而不如此，天理难容……”随后，硕托又讲了阿达礼向宁完我和罗洛浑讲了的那几层意思。

还没等这些意思讲完，礼亲王已经怕得心惊肉跳了，他大喝一声道：“你们给我跪了！”

硕托与瓦克达应声跪了。

礼亲王气得眼泪涌了出来，怒道：“孽种！孽种！这些怪念头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简直发了疯，这是诛灭九族的大罪……我问你们，这些话你们都向谁讲了？”

硕托与瓦克达并无惧色，齐道：“只跟罗洛浑讲了，而后从他那里直接到了这里。”

礼亲王觉得自己挺不住了，强挣扎着站起来，道：“你们给我退下，老老实实待在府里，哪里也不能去！”

两人对此不以为然，但话不能不听，退下了。

礼亲王吩咐家人去找罗洛浑。

正当这时，宁完我与罗洛浑到了。罗洛浑与宁完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后，礼亲王问道：“那孽种去了哪里？”

两人回道：“他匆匆而去不知去了哪里。”

礼亲王越发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即吩咐家人道：“快分头去把阿达礼找来，找不回来就甭要你们的脑袋！”

众家人急忙分头去找，礼亲王又吩咐贴身随从道：“去看看，二阿哥和四阿哥是不是在府上？告诉他们，哪里也不许去！”

一听这话,罗洛浑和宁完我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知道硕托和瓦克达都在礼王府。

不一会儿,家人回来禀报,说两位阿哥都在后堂,并说爷的吩咐已经转告了。

礼亲王一直摇着头,等候外出去找阿达礼的消息,这期间他又问道:“他们说没说,这些混账话,是不是对外人讲了?”

罗洛浑回道:“他们三人一起从孙儿那里走的。孙儿去找了宁先生,我们一同去了颖王府,他刚刚从外边回来,并没有问他去了哪里,也没有问二叔和四叔去了哪里——从祖父刚才的吩咐看他们在这里……”

礼亲王听后又吩咐随从道:“叫二阿哥和四阿哥!”

不一会儿,硕托和瓦克达到了。

他们见罗洛浑和宁完我在场,便不怀好意地向他们点了点头。

礼亲王劈头问道:“我来问你们,你们这些混账话都向哪些人讲过了?”

硕托回道:“没向别的什么人讲过。”

礼亲王听了仍不放心,又问:“从老成王府出来你们可去了别的地方?”

硕托又回道:“从老成王府出来,阿达礼说他要去找七叔,我们则直接来到了这里。”

一听阿达礼去找了阿巴泰,礼亲王、罗洛浑和宁完我都大惊失色。

就在这时,阿达礼被找来了。他一看这么多人在场,先是吓了一跳。没等他开口,礼亲王便问道:“你去找了七爷爷?”

阿达礼回道:“去找了……”

礼亲王等人一听先是吓得魂不附体。但接着,阿达礼补充道:“可想到他在宫中守灵,去找了他就出不来了,又感到有些疲劳,就回了府——碰上了他们俩。”说着以手指罗洛浑和宁完我。

礼亲王听了喘出了一口大气。

正在这时,家人突然进来禀报道:“刑部承政在府外讲,奉两位辅政王之旨,拘捕阿达礼、硕托、瓦克达,问三人是否在府上?”

众人听罢大惊。

礼亲王急忙吩咐家人将硕托、瓦克达、阿达礼锁了,备轿去皇宫见辅政

王。

好歹吃了点东西，睿亲王就进宫了。

宁完我匆匆离去，一直没有回来，他感到奇怪，但并没有深想。

当夜又轮到他守灵了。

下午本来是阿达礼和阿巴泰守灵。议嗣没结束，阿达礼陪礼亲王回了府，一直没有再回宫守灵。睿亲王到时，只有阿巴泰在那里。睿亲王知道缘由，并没有讲什么。

阿巴泰离去了。

不一会儿，肃亲王派人来告假，说“身体不适”，不能前来守灵了。睿亲王听后笑了笑，任他去了。

有一段时间崇政殿内很静。睿亲王想到近两日的事变，看到皇太极的棺槨，忍不住地又落下了泪来。

他清楚嗣立的结果并非皇太极之愿，他一直记着皇太极九宫口对他讲的那些话。他是非常赞成那番话的，他也想不折不扣地照那个意思办。但是他知道，实际上他没能做到。

按皇太极的意思，继承大清皇位的，应该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是一个不但能使大清的江山得以确保，而且要把江山推向中原，使先皇的遗愿得以实现的人。

现在的结果是，福临继位虽能使大清的江山得以确保，但由他把江山推向中原，显然是做不到的。

睿亲王跪在了皇太极的灵前，泪如雨下。

正在此时，图赖进来奏报，说两黄旗将领求见。

睿亲王想不出此时此刻这些人会有什么事来见他，便吩咐让众人进来。

大家进来了，他们是正黄旗二等梅勒章京鳌拜，正黄旗三等梅勒章京索尼，正黄旗三等梅勒章京何洛会，正黄旗三等梅勒章京谭泰，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镶黄旗三等梅勒章京巩阿岱。

众人给睿亲王跪了，图赖也入班跪了，为首的达尔哈道：“臣等七人，奏请辅政王，诸王、贝勒、贝子、宗室子弟议立九皇子继位，我正黄旗、镶黄旗将士无

不欢欣鼓舞。臣等铁心拥戴新的皇上，拥戴二位辅政王辅政。可臣等听到，有人要推倒原议，正在四处活动，另谋新主。臣等七人已誓于三官庙，誓死保卫九皇子，誓死保卫二位辅政王辅政，与谋立新君者不共戴天。今向辅政王奏明，祈辅政王做主。”

睿亲王一听大惊，道：“有这等事？你们先且退下，待我查明再议。”

达尔哈等七人走后，睿亲王陷入深思。会有这样的事吗？会有人在确立了皇位继承人之后还要推倒原议，另谋新主？

无风不起浪，或许有人昏了头。

但那能是谁呢？

睿亲王叫回图赖、索尼和鳌拜三人，问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

索尼故意等了一下，意思是要鳌拜先开口。

这两天，索尼没有闲下来。

他是正黄旗的，对两黄旗的将领们欲立皇子的心情他十分理解。但是，他不认为两黄旗的利益高于一切——高到可以损伤大清江山根本的地步。

对叔叔希福谋立肃亲王他并不赞成，他不认为肃亲王是继承皇位的最好人选。更对希福为达目的，不惜损伤大清根本的做法不以为然。

从他的内心讲，睿亲王倒是继承皇位的最为理想的人。这倒不是他是吏部启心郎，向着自己的上司。他和睿亲王接触多，因此对睿亲王的人品、能力和超群的智慧看得清楚，对睿亲王在朝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看得明白。

他不认为叔叔希福操有胜券，但他也看不见睿亲王有登基的可能。从他对睿亲王的了解看，在此情况下，睿亲王是不愿意登基的。

这样，结局将是怎样的呢？可能要选一个两方都能接受的人。可这个人是谁呢？索尼千思万想，也想不出这样的一个人来。

第一天夜里他被叫到肃亲王那里，他借上厕所的机会向希福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肃亲王被召入宫中，希福把大家打发走了。索尼晓得这是希福不想让更多的人参与谋划，对他来说倒是巴不得的。

当日很晚了，鳌拜来找他，向他讲了国母福晋懿旨的内容，讲了楞额礼的死。鳌拜对时局的看法与索尼相仿，他们一起对局势进行了分析。

第二天上午皇太极入殓，忙了一个上午。当日下午，崇政殿诸王、贝勒、贝

子及宗室子弟议立新帝的结果传到索尼耳朵里的时候，索尼既惊又喜。惊的是，睿亲王确实高人一等，在如此尖锐复杂的局面中，指挥若定，最终安排了一个既出人预料，又让各方都能接受的结局。喜的是，最终这一结果，不用说对两黄旗来讲是十分有利的，而且，对大清的江山社稷更是有利的。

他松了一口气，但是他没有闲下来。他正要去找鳌拜，鳌拜就到了。

鳌拜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得到皇太极逝世消息的当天，为了掌握睿亲王那边的动向，他就采取了一项行动。

鳌拜的管家叫廷汀儿，廷汀儿的儿子格度娶阿达礼的管家巴赫的女儿絮里扬为妻。鳌拜知道廷汀儿与巴赫的这种关系。于是，他找来廷汀儿，让他打发儿媳絮里扬回了娘家。廷汀儿是个聪明人，知道此时此刻要儿媳回家的用意。于是，他向儿子格度如此这般布置了一番。格度照计而行，向絮里扬做了交代，絮里扬颠儿颠儿地回家去了。

第一天絮里扬没能打听到要紧的信息，可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她有了重大收获。并且，她打听到那重大消息竟然没有费什么周折。

原来，絮里扬在娘家有一个相好的名叫阿巴托，絮里扬做姑娘时两个人就已经卿卿我我，这阿巴托现为阿达礼的贴身侍卫。晚间，宁完我和罗洛浑进颖王府与阿达礼在大厅三人对跪的场面，自然是阖府关注之事。别人是听到的，阿巴托却是亲自见到的。于是，阿巴托向絮里扬从头至尾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絮里扬听完将阿巴托抱在怀里，把阿巴托那脸上上下下亲了个遍，然后离开了颖王府。

鳌拜来告诉索尼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

听了鳌拜的讲述，索尼都惊呆了。

鳌拜和索尼遂邀了隶属正黄旗的巴牙喇章京图赖、正黄旗三等梅勒章京何洛会、正黄旗三等梅勒章京谭泰、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镶黄旗三等梅勒章京巩阿岱等七人，决定誓保九皇子，并晋见辅政王多尔衮。

鳌拜果然先开了口，回道：“臣的管家庭汀儿的儿子格度娶的是阿达礼管家巴赫的女儿絮里扬。这几天，絮里扬正在娘家……”

接着，他讲述了絮里扬所听到的颖王府阿达礼、罗洛浑和宁完我三人跪堂的经过。

“原来宁完我去了那里！”睿亲王一听大惊，吩咐三人下去。

睿亲王越想越觉得事情严重，他再次叫来图赖，吩咐他速去请郑亲王进宫议事。

图赖去不多时，郑亲王到了。郑亲王听睿亲王讲述之后也感到心惊肉跳，两人连忙决定立即拘捕阿达礼、罗洛浑、硕托、瓦克达。

礼亲王携罗洛浑等人进了宫，他向两位辅政王说已将孽子阿达礼、硕托、瓦克达、孙罗洛浑带进宫来，听候发落。

睿亲王命将三人押进刑部大牢，礼亲王、罗洛浑回府听候处置。

肃亲王豪格直接回了府，他几乎要发疯了。进门之后，他一头扎进了书房，家人进来侍候，他把他们轰了出去。

他出宫时，崇政殿副议之事还没有结果，但他的结果已定，别的结果他不想去管了。

他怒上心头，先是随手摔坏了桌上的一套名贵的茶具，仍不解气，又转身抄起长几上两个平时心爱的古瓷瓶，将它们摔了个粉碎。

不一会儿，家人来报，道：“鳌拜大人和何洛会大人求见王爷。”

肃亲王听罢将手一挥，道：“不见！”

可话音未落，鳌拜和何洛会已经进来了。肃亲王没有讲什么，也不理他们。两人进来之后，见肃亲王如此，不便讲什么，呆呆地站在那里。

肃亲王看他们进来并不讲话，越发地怒从胸起：“没话可说就滚吧！”

两人忙道：“王爷息怒。”

肃亲王又问：“希福呢？他去了哪里？”

两人连忙回道：“他在宫外打听结果……”

“打听结果？还没有结果吗？都完蛋了！他的神机妙算，所得到的——一场空！哼！”随后肃亲王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得是那样地令人毛骨悚然。

鳌拜和何洛会相互看了一眼，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书房里静了下来，肃亲王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望着天花板出神，鳌拜和何洛会则站在那里不敢动。

如此过了很长的时间，家人又报告道：“希福大人到。”